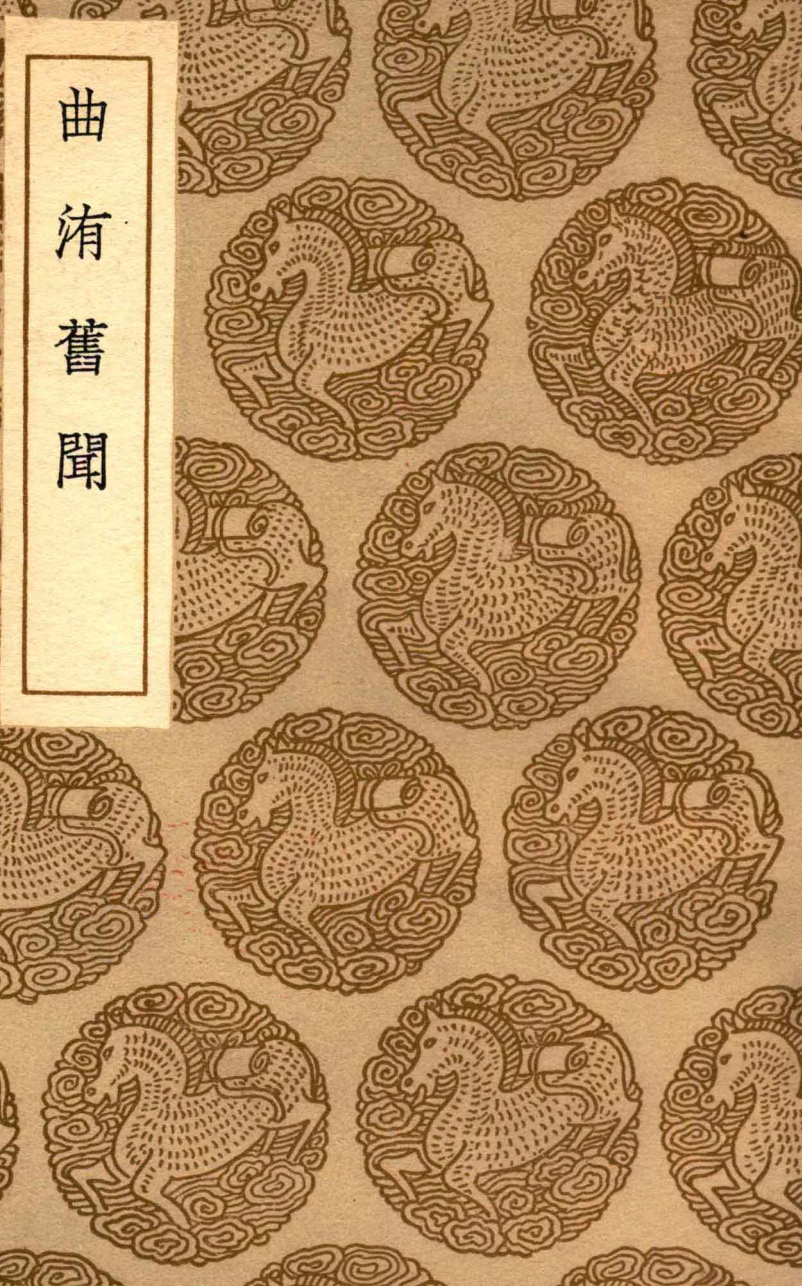


曲
洧
舊
聞







聞 舊 滄 曲

撰 弁 朱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聞 舊 洧 曲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朱 弁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張

四庫全書提要

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弁字少章。朱子之從父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文獻通考載弁曲洧舊聞一卷。雜書一卷。散轍說一卷。此本獨曲洧舊聞已十卷。然此本從宋槧影鈔。每卷末皆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字。又惇字避光宗諱。皆闕筆。蓋南宋舊刻。不應有誤。必通考譌十卷爲一卷也。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留。越十七年乃歸。而書中有臘月八日清涼山見佛光事。云歲在甲寅。又記祕魔巖事。其地在燕京。又記其友述定光佛語。云俘囚十年。則書當作於留金時。然皆追述北宋遺事。無一語及金。故曰舊聞。通考列之小說家。今考其書。惟神怪諧謔數條。不脫小說之體。其餘則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於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惟其中間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故改入之雜家類焉。

曲洧舊聞卷第一

宋 新安朱 弁少章撰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俄而大搜索。主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爲萬世利者。今實錄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革輅至太原。亦徇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卽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繖。禁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旣還內。左右密

啓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閒。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奏乞翦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親戚猶有見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太祖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己上。一日卽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一人敢偃蹇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卽叱去之。如太陽東升。焜耀萬物。無敢仰視者。蓋其天姿聖度。果爲命代真主。豈容測度哉。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啓。太祖以重遠太母之約。不聽。太宗卽位。入盧多遜之言。怒甚。召至闕而詰之。韓王曰。先帝若聽臣言。則今日不睹聖明。然先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

師。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譌。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卽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觀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酬。獨李文靖沆終觴不懌。明日牛行。王相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權甚。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嘗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干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以進。旣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爲之。則耗帑藏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意表。則何以支梧。沆老矣。茲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予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皆同。

真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祕識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立賢雖曰無方。要之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爲言。而不知此識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讀世閒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陵屢欲用爲宰執。用事者忌之而止。迥卽文元公也。

王文正爲參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同對。未果。每閒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母鍾愛。茲事頗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留身。面陳其事。得旨。吾曹亟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留。晉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陳謂姦邪。簾幃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幘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閹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臥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旣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柰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質肅公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

於位。裕陵澆奠。索畫影看。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乃歎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戶繁盛。在本路爲最大。大臣建言。請增置監臨官。下漕司相度。及問本鎮願與不願。父老旣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比進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計。遂別生事。因爲名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愛民也深矣。或云歷下一鎮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長卒於位。

仁宗皇帝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景文曰。卻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於是遂止。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卽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旣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卽付臣。無爲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以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

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旣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爲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喻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二公爲真宰相。歐公爲真內翰。而康節爲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陸辭日。面請聖訓。上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得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賤也。每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監本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前代帝王閒有留意於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當未明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遇浣

濯隨破隨補。將徧猶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爲笑。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盛飾爲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閒也。

仁宗時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姓名。晁以道嘗爲子言。閱歲久。又經此喪亂。若史家又復不載。可惜也。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閣中。極懽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間亦無有。左右曰。酒尙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懽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翼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釐務。處於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慚慙而死。

昭陵謹惜名器。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峻安得不沈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安可不勉哉。

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

庶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逮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覽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盛文肅鎮廣陵，蘇參政某客遊過之，嘗獻書。文肅一覽大喜曰：觀君之才，宜應制科。對曰：下走竊亦有此志，顧朝夕之養是急，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文肅曰：吾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蘇亦不辭。文肅乃薦之歸朝。又於公卿閒爲之延譽。後三年，遂中制科。前輩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時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張錫字貺之，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罷之。

蔡君謨得字法於宋宣獻，宣獻爲西京留守時，君謨其幕官也。嵩山會善寺有君謨從宣獻留題尙存。東坡評本朝書，以君謨爲第一。仁宗尤愛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君謨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欲詔君謨書。君謨曰：此待詔之所職也，吾其可爲哉。遂力辭之。

晁以道嘗爲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二楊叔姪以詞章進，刁衍杜鎬以明習典故用，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爲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三代風度，慶歷間人材彬彬，號稱衆多，不減武宣者。蓋諸公實有力焉。然皆出於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蜿蜒磅礴，真能爲國產英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其詩見余文集中。祖宗平僭亂，凡諸國瑰寶珍奇之物，皆藏於奉宸庫。自建隆以來，有司歲時點檢之而已，未嘗敢用也。至

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日。仁宗入近習之言。欲一往觀。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詔擇日。開庫設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創業艱難。此皆諸國失德。不能有。故歸我帑藏。今日觀之。正可爲鑒戒。若取以爲玩好。或以供服用。則是蹈覆車之故轍。非祖宗垂訓之意也。詞色嚴厲。中官皆恐懼流汗。后之用心。豈不深且遠哉。

曲洧舊聞卷第二

張康節守秦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不必讀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厚陵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地之兵。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去。

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奉事兩宮太后。盡心色養。有臣庶之所難能者。慶壽寶慈宮在福慶之東西。天子朝夕親視服膳。至通夕不下關鍵。母弟荆揚二王已冠。猶不許就第。往還如家人禮。皇太后於二王亦未嘗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諷請使出閣如故事。帝以爲閒親虧孝。黜之於外。

裕陵務尊崇漢安廟。且欲改卜寢園。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諫。一日潞公同對。見衆人紛然而莫得其說。公徐曰。陛下必欲遷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則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議遂罷。不復言。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並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申公曰。不知陛下有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則妄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款甚洽。其唱和詩亦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判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爲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

樂坡曰。予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爲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寧中三經義成。介甫拜尙書左僕射。呂吉甫遷給事中。王元澤自天章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力辭不受。裕陵欲終命之。吉甫言。雱以疾避寵。宜從其志。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吉甫未幾以鄧綰等交攻。出知陳州。而發私書之事作矣。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姓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蔡持正旣下殿。謂同列曰。此事烏可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宮車晏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名正其罪。紹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貽禍不獨縉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黃門。出紅羅一段。密諭之曰。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見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於梓宮前卽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備。皆倉皇失色。宣仁遣宮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黃門卽邵成章也。岐邱之謗大喧。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於巨璫。巨璫呵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神宗皇帝喜談經術。臣下進見。或有承聖問者。多皇遽失對。范忠宣講立法本人情。怨讎可慮。造膝之際。累數百言。且曰。願陛下不見是圖。帝曰。如何是不見是圖。忠宣對曰。唐杜牧所謂。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爲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趙元考。彥若周翰之子也。無書不記。世謂著腳書樓。然性不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方論藥方。有一藥不知所出。雖掌禹錫大卿。曾經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問之。渠必能記也。時元考在下坐。對曰。在幾卷附某藥下。在第幾葉第幾行。其說云云。檢之果驗。然衆怪之。曰。諸公紛紛。而子獨不言何也。元考云。諸公不見問。某所以不敢言耳。元豐間。三韓人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序有慚非白雪之詞。輒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問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薦元考。元考對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間難言也。容臣寫本上進。本入。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言語。因問大臣趙彥若。何以不肯面對。或對曰。彥若素純謹。僚友不曾見其墮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也。上嘉歎焉。

郭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韶計。不直達言。自後達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時苟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

等輩真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

宣仁同聽政。日以外。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各爲一大冊。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於簾幃。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哲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手中獨用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問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建中靖國間。虞策經。臣除吏部尙書。正謝日。猶辭不已。且曰。臣聲華望實。不逮王古遠甚。而陛下以臣代之。人其謂陛下何。上曰。王古雖罷去。朕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焉。

元祐。姦黨置籍。用蔡京之請也。始刻石禁中。而尙書省。國子監。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寧四年冬。因星變。上命碎之。時國子監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千佛名經。其後歲月滋久。逮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耳。未幾器之之訃。至東里。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嶽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語。而客皆捩睫。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柰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旣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效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而歎服之。

張才臣次元言。溫成有寵。慈聖光獻嘗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語宰相梁適曰。廢后之事如何。適進曰。閭巷小人尚不忍爲。陛下萬乘之主。豈可再乎。謂前已廢郭后也。帝意解。因閒語光獻曰。我嘗欲廢汝。賴梁適諫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廢。適之力也。後適死。光獻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萬作醮。帝適見其事。問之光獻。以實告。帝歎息。自後歲率爲之。至光獻上仙乃止。才臣退。傳文懿公諸孫也。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相慶謝。蓋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慶謝之禮。爲此故也。自新政初頒。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有過犯。雖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需悉爲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釐正之者。

祖宗時。執政大臣多選聲華望實。厭于公論者。閒有失於考慎。而喧物議。則往往務含容之。聽其善去。以全國體。如歐公乞保全孫沔。劉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世喜用新進少年。不嚴堂陛。專視宰相風旨。以快私意。至無瑕可求。則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衆聽。殊非厚風俗之道也。

祖宗時。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晁文元任翰。長日以年高。欲留其仲子侍養。乃奏乞免注擬。差遣。特恩許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從。遂以陳乞子弟差遣爲恩例。乃知員多闕少。大異於曩日也。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不敢過享。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廚傳漸豐。饋餉滋盛。而於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時數出。謂之徼巡。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

郎爲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覘者專爲伺察閭閻有冤枉及權貴恃勢倚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謗議民有愁歎則謂之腹誹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談經術始於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於世其經術傳賈文元作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莫有知者當時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肯少屈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祭文宣和以來始得傳於世。

樂全守陳富公在亳社以不奉行新法事爲趙濟所劾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問寒溫外富公歎曰人果難知某凡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未識此人方平於某年知舉辟爲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試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公不語久之孫朴元忠時與樂全子弟在照壁後親聞其言如此。

邵先生名雍字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年聞烏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爲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寧歲君等誌之朝廷屢詔不起後卽其家授以官堯夫力辭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留告身在本府俟瘥安日祇受朝廷益高之元豐末卒。

諡曰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官道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爲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既到門。堯夫倒履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於再。至於三。棐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亦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諡。而叔弼爲太常博士。當作謚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茲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溫公與堯夫水北閒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當自倒。又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爲水所壞。溫公歸因筆此事於所著文藁之後。久而忘之。因過水北。忽省堯夫所說。視其屋則爲瓦礫之場矣。問於人。皆如堯夫言。歸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

富韓公居洛。其家圃中凌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遂成大樹。高數尋。亭亭然可愛。韓秉則云：凌霄花必依他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猶興者也。秉則笑曰：君言大是。請以此爲題而賦之。予時爲作近體七字詩一首。詩見予家集中。

晁檢討說之字季此。廷博案老學庵筆記云：晁以道名說之字伯以。於崇寧初嘗爲予言。富公晚年見賓客。譽其奉使之功。則面頸俱赤。人皆不喻其意。子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勳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

兵不習戰。徒以聘問絡繹。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較。則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恥增幣。非吾意也。吾家兄弟嘗論之。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爲薛簡肅公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卻胡騎爲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旣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二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

曲洧舊聞卷第二

范忠文公與司馬文正公平生智識談論趣向除議樂一事不同外其餘靡所不同元祐初溫公起爲相忠文獨高臥許下凡累詔皆力辭不已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誰云中理朝廷從之當是時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舉而人至今以爲美談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爲二乃始驚懼徧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生前乎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醞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酬一大白或語笑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也

按狀元之目始自辟召一作唐而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爲狀

元非也。元祐間，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鄭毅夫廷試日，曾明仲爲巡察。

一作按

官方往來之際，見毅夫筆不停綴，而試卷展其前，不畏人竊窺，意甚

自得。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大禮必簡園丘自然，因低語曰：乙起著乙起著。毅夫驚顧，知是明仲，乃徐讀其賦，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禮園丘二字，自覺破題更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場，予屢見前輩說此事，所說皆同。

科舉自罷詩賦以後，士趨時好專以三經義爲捷徑，非徒不觀史，而於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故於古今人物，及時世治亂興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爲笑。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絕相類，亦可怪也。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也。東坡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爾然。范氏多四乳，故與人異。忠文立德如此，其化必不與萬物斯盡也。

查道善鑒人物，知許昌日，張文懿罷射洪，令歸闕，過之，一見大悅，以書薦於楊大年。大年令諸子列拜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末，但恨老朽不見君富貴耳。其後果如其言。

張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長七尺二寸，人皆異之。初爲射洪令，有道士崔知微者，謁公曰：吾嘗得相法於異人，公正鶴形，不十年相天下，壽考絕人甚遠。又縣之東十里餘羅漢院僧善慧，夢金甲神人叱令灑掃。

庭宇相公且來矣。詰朝誦經以待之。卽文懿公也。慧語此。文懿謝之云。安有是事。

張文懿雖爲小官。而憂民出於至誠。在射洪禱雨于白崖山陸史君之廟。與神約曰。神有靈卽賜甘澤。不然谷在令。當曝死。乃立於烈日中。意貌端慤。俄頃有雲起西北。雲霧四合。雨大霑足。父老咨異。因爲立生祠焉。

洪州順濟侯廟。俗號小龍。熙寧九年。發安南行營器甲。舟船江行。多有見之者。上遣林希言乘驛祭謝。希言至廟齋宿。是夜龍降於祝史歐陽均肩。入香合蟠屈。行禮之際。微舉其首。祭畢自香合出於案上。供器間盤旋往來。徐入帳中。其長短大小。變易不一。執事官吏百餘人皆見之。乃詔封順濟王。

陳文惠初見希夷先生。希夷奇其風骨。謂可以學仙。引之同訪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掉頭曰。南庵也。位極人臣耳。文惠不曉南庵之語。後作轉運使。過終南山。遇路人相告曰。我適自南庵來。乃遣左右往問南庵所在。因往遊焉。行不數里。恍如平生所嘗經歷者。旣至庵。卽默識其宴坐寢息故處。考南庵修行示寂之日。卽文惠垂弧之日。始悟前身是南庵修行僧也。文惠自有詩八韻紀其事。予恨未見也。

歐公下士近世無比。作河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義叟於陋巷中。義叟時爲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學士。嘗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則便以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也。

歐公父爲綿州司戶參軍。公生於司戶之官舍。後人於官舍蓋六一堂。蜀中文士多賦詩。予政和初訪蜀人張元常於興國寺。見其唱和詩。頗有佳者。

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戶到。當時爲之紙貴。宋子京得其本。讀之數過。曰。只目爲醉翁亭賦。有何不可。

歐公在穎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棐讀。而公臥聽之。至藩鎮傳敍。嗟賞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

程琳字天球。張文節獨知之。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恐吏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合爲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莫能奪。然當時未知其言之爲利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則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大麥續絹紬鞋錢食鹽錢

與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謂蒼生何。此謝絳希深上楊大年祕書監啓事。大年題於所攜扇曰。此文中虎也。予嘗得其全篇觀之。他不稱是。然學博而辭多。用事至千餘言。不困。亦令人少見者。大率此體前輩多有之。歐公謝解時亦尙如此。未變也。此風雖未變。近世文士亦不能爲之。

范氏自文正公貴。以清苦儉約著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也。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筯。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問之。對曰。鹽鼓棊子而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人莫不大笑。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

時以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往往不知爲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寺蓋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曾肇子開修史書。呂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間申公當國。或以爲言。公不答。待子開如初。客以密問公者。公曰。肇所職萬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使肇所書非耶。天下自有公議。所書是耶。吾行其私。豈能使後世必信哉。晁以道嘗爲予說其事。歎曰。申公度量如此。真宰相也。

呂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爲都司。一日臺疏論稽違事。語侵宰執。微仲曰。臺省稽違。既有白簡論列。則都司亦宜疚心。美叔曰。白簡之意。專在宰執。微仲曰。論而當。當施行之。論而不當。自有公議。不宜以語言見侵。便懷私忿。況身在華要。宜務寬大。君等無惑乎未作貴人也。這些言語。猶容納不得。衆皆慚而退。予在太學。同舍有誦曾南豐集者。或曰。子何獨喜此。答云。吾愛其文似王臨川也。時一生家世能古文。聞其言大笑曰。王臨川語脈與南豐絕不相類。君豈見其議論時有合處耶。予殊未曉其意。久之而疑焉。後二十年間居涑上。所與吾游者皆洛許故族大家子弟。頗皆好古文。因說黃魯直論晁無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予嘗見歐公一帖。乃答人論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晁之道曰。吾亦曾見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祕藏。非氣類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爲樂全客。元祐閒爲祕書少監。以帖中語考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帖也。

周茂叔居濂溪。前輩名士多賦濂溪詩。茂叔能知人。二程從父兄南遊時。方十餘歲。茂叔愛其端爽。謂人

曰：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爲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以來，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建安尤盛。伊川一日對羣弟子，取毛詩讀一二篇，掩卷曰：詩人託興立言，引物連類，其義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渾然如此。諸君尙何疑耶？若勞苦旁求，謂我所自得，以眩惑後生輩，吾不忍也。非獨詩爲然，凡聖人書，熟讀之，其義自見，藏之於心，終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篤耳。

謝良佐字顯道，韓師朴在相位，聞其賢，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治以大狀先往見之。因具道所以願見之意。士大夫莫不驚怪。或曰：嘉祐治平以前，宰執稍禮下賢士者，類皆如此。自是近人不慣見也。

晁之道名詠之。黃魯直字之叔，資敏強記，覽漢書五行俱下。對黃卷答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掩卷論古人行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者。東坡作溫公神道碑，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於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啜茶罷，東坡琅然舉其文一編，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略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後已聽得矣。東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駒也。

晁之道讀舊唐書，謂子曰：杜甫論房琯，肅宗大怒，當時人莫不爲甫危之。而崔圓等皆營救，時顏魯公爲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賦八哀，獨不及之，豈賦此詩時，魯公尙無恙耶？將詩人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頃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綠萼梅千葉黃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璠景文知予酷好梅也爲致椒萼綠萼兩種各四根予植之後圃作亭遂以綠萼名之書曰他日訪公於溱洧之間杖屨到門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紹介也景文三韓家少師子華孫也風采瓌潤字畫逾媚亦好作詩嘗爲都廂人頗才之

中嶽頂上松榦如插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枝柯似枯槎皮或剝落有半榮者僧指云此是嶽神爲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其言雖難信而其樹亦可怪也

鄭許田野間二三月有一種花蔓生其香清遠馬上聞之頗似木樨花色白土人呼爲鷺鷥花取其形似也亦謂五里香紅薇花或曰便是不耐撥樹也其花夏開秋猶不落世呼百日紅

密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間桃自開其核墮地而復合肉生滿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銀桃而加美亦異也

語兒梨初號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語兒何義鄭州郭慎蒙陵旁產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兒數歲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輒謂人曰大好衆驚異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陳振著小說云語兒當爲禦兒蓋地名梨所從出也接禦兒非產梨之地不知陳何所據也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蓋言桃可待橘不可待洛下一作中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爲和尚稻亦猶浙中人呼師婆粳其實一也

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爲溱洧。其水清。有魚數種。土人不善施網罟。冬積柴水中爲罾。音以取之。以擣澤蓼雜煮。大麥撒深潭中。魚食之輒死。浮水上。可俯掇。久之復活。謂之醉魚云。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黃。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爲解霜雨。稌。西北人呼爲麩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爲麥爭場。

草烏頭。近畿如嵩少具茨諸山。亦多有之。花開九月份。青色可玩。人多移植園圃。號鴛鴦菊。蓋取其近似耳。木香有二種。俗說檀心者。號醪醑。不知何所據也。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銀杏出宣歙。京師始惟北李園地中有之。見於歐梅唱和詩。今則畿甸處處皆種。予遊陽翟北四十里龍福寺。寺在超化南亂山中。佛殿前有數樹。樹大出屋而不結實。同遊朝散大夫許和卿同叔言。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於臘月去根傍土。取麥糠厚覆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若歲用此法。則與南方不殊。亦猶人炷艾耳。吾屢試之矣。同叔之人敦厚方實。無城府者。其言當不欺云。

曲洧舊聞卷第四

龍福寺據大龜山腹。前負佛殿。山西有雁翅嶺。嶺下有龍潭。皆取其形似也。寺有伏虎禪師。相傳云。山舊多虎。獵者數人方射虎。有僧來乞食。獵者指虎穴給云。彼有吾茭舍。食飲略具。可往一飽。僧如言而往。日將暮。寂不聞聲。乃登東巖望之。見僧跏趺坐穴中。虎馴繞其側。驚異。棄弓矢羅拜。大呼曰。願爲師弟子。不復射生矣。僧築庵大龜山腹。自此虎不爲害。學徒日盛。遂爲大寺。後以龍潭禱雨屢應。賜今名焉。今正殿西南有禪師祠堂。塑像是真身。獵者五人侍左右。

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產。有鼠喜食其笋。寺僧於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鼠鼓。予與韓秉則同遊。見之。秉則笑曰。使王子猷遭此鼠。必躬自搗鼓。傳中又添此一事。以爲後人笑談也。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山。卓庵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其兩子以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有頃至庵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者。直金剛經窟之上。乃古白虎庵之遺址也。相傳云。昔有僧誦經庵中。患於乏水。適有虎跑。足湧泉。潄沸徐清。挹酌無竭。因號虎跑泉。而庵以此得名。

代州清涼山清涼寺始見於華嚴經蓋文殊示現之地也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一鉢許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雖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異也清涼山數出光景不可勝紀甲寅年臘月八日夜現白圓光通夕不散人往來觀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見尤爲殊異

祕魔巖靈跡甚多嘗有飛石入厠度其石之尺寸則大於戶不知從何而入也僧有不被袈裟而登巖者則必有石落中路或飛石過耳如箭聲人皆恐怖

長松產五臺山治大風有殊效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癩僧僧如其所教其患卽愈自此名著於清涼傳而本草未之載也

嵩少比南方山極雄壯然石多而土少乏秀潤之氣石皆堅頑不可鐫鑿峻極上院嘗於其院東鑿井經年纔深丈許每鑿一寸顧傭錢至一千匠者不至也法當積薪其中然之乘熱沃以醃醋然後施工庶乎其可也予嘗語其寺僧但恐山中難得好醋耳

夜叉石一里餘有泉一眼清甘可飲舊號救命水歐公與聖俞同遊時改爲醒心泉或云舊名雖鄙惡然亦得其實也

虎頭巖在真君觀西巖北有一谷幽深而險人跡罕到道人沈天休嘗言頃年採藥其中糧絕掘山藥煮食見一藤引蔓甚遠而葉亦特大疑其非也乃共掘之大如柱長數尺蓋亦山藥也大莖可享半月戲目爲玉柱其後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峯其下爲玉柱川鬻山藥者利其易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

實不知本末也。

巴欖子如杏，核色白，扁而尖長，來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種之，亦生樹，似櫻桃，枝小而極低，惟前馬元忠家開花結實，後移植禁籟，予嘗遊其圃，有詩云：花到上林開，卽謂此也。

大隈山，卽莊子所謂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產一種木，身幹枝葉皆如槐。三二月開花，色紅而細，俗呼爲槐三香，亦有種園圃中者。

具茨山亦產蕨，採藥者云：其根卽黑狗脊也。按本草圖經，黑狗脊有一種，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蓋苗已老，修書遺其說耳。具茨人雖採蕨爲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爲小兒拳。予遊龍福寺，見於道傍，自爾歲遣人採焉。山下人知其爲蕨，稍有珍之者。

藥有五加皮，其樹身幹皆有刺，葉如楸，俗呼之爲刺楸。春採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謂之苦中甜云。食之極益人，予在東里，山中人歲常以此餉，因移植後圃，蓋無可玩者，特爲其芽可食耳。

密縣超化寺，乃畿西山水勝處，考碑碣始建於隋，泉色如琉璃，湧爲珠出波面，其池極淺，僧云焦土襄陵，不涸不溢，往歲中貴人降香，乃於塔東命以鍬試之，一鍬泉湧出，至今謂之一鍬井云。

紅蓼卽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別澤蓼，呼之爲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爲鶴膝草，取其莖之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不入用也。

藜有二種，紅心者，俗呼爲紅灰藜。徒甲切古人食之，多以爲羹，所謂藜羹不糝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豈園

蔬多品而不顧乎。然山人處士未之棄也。其身幹輕而堅，以爲杖。則於老者尤宜。唐人猶有編爲牀者。往往見於篇什。仙方用之爲祕藥。或入燒煉藥。多取紅心者。易名爲鶴頂草。

石炭不知始何時。熙寧間。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冶鐵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於何時也。予觀前漢地里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然今西北處處有之。其爲利甚博。而豫章郡不復說也。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宋

次道河南志於歐公花品後。又增二十餘名。張岫

一作珣或云爲留壘字子堅

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敘其

顏色容狀。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爲詳備。韓玉汝爲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响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俘。惠予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嶠南山水極佳。而多奇產。說似中州人。輒擊蹙。莫有領其語者。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予大

觀間。見供備庫使李

忘其名

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職度五嶺。歷二廣。差遣北歸。已七十九矣。得監東太

乙宮香火。其體力強健。行步如四五十許人。宣和間。其族人云。尙無恙。乃信元微之至。商山賦思歸樂。

言趙卿事不諫而東坡答參寥報平安書云。雖居炎瘴。幸無所苦。京師國醫手裏死漢甚多。此雖寬參寥之語。與元微之至商山所賦。蓋爲不獨炎瘴能死人。其理之當然者。非過論也。

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爲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爲李衛公僕射廟。土人得衛公行竹一作冊以藏廟中。而崇

寧以來。賜廟額。亦以爲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筆談載淡竹葉。謂淡竹對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種竹葉。稍大於常竹。枝莖細高者尺許。土人以作熟水。極香。美可喜。方藥所須。悉用之。有效。豈存中未之見耶。

新安郡婺源縣境中。產一種草。莖葉柔弱。引而不長。葉類甘菊葉。俗呼蔗。今譌爲遮字。蓋食之味苦。而有餘甘也。性溫行血。尤宜產婦。煮熟揉去苦汁。產後多食之。無害。往往便以爲逐血藥也。又呼苦益菜。訪之醫家。莫有知者。

去鉅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按水經名達活。源深流長。廣輪數百里。享其利。咸平間。刺史柳開疏泉一支。植千柳爲亭於其上。爲一郡勝遊之地。熙寧壬子歲。泉忽淪伏不見。後五年元豐改元之初。太守王慥率郡僚禱於泉上。不越月而復出。再隳時而浩浩湯湯。倍加厥初。闔境神異之。因易名爲再來泉。至今六十七年。焦土襄陵。不增不減。時當通判虢州王宏微爲誌其事。刻石尙存焉。

呂申公公著當文靖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異也。

既去問書鋪家知是呂廷評乃始驚歎。

謝濤字濟之絳之父也。絳爲終一作於太子賓客。女適梅堯臣。幼爲王黃州所知。世稱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

才叔喜自負其文。謂濤曰。公能損益一字。吾服公。濤爲削去二十字。才叔雖不樂。然無以勝之也。

歐公論謝希深曰。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制誥。尤得其體。世謂常楊元白。便不足多也。

王文康再使北。有戴斗奉使錄三卷。文康預修傳燈錄。册府元龜。景德中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爲太常

丞制。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才名等夷。非復爵位差降也。

元符末。王敏中長戶部。豐相之自獨坐遷工部尙書。敏中表言。豐稷厚德。時所領屬。臣古實不逮也。乞立

班在豐稷下。詔不從。士大夫至今以爲美談。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一作四五編者。世之畜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

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儼直。常高一倍。一作一倍高

陳叔易常爲予言此事。歎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山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旣鑿我以韓。而又飶我以柳。謂天不

予饗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語之

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卽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一作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彙一册。歸而熟觀。

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

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爲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凡人溺於所見。而於所不見。則必以爲疑。孫皓問張尙曰。汎彼柏舟。柏中舟乎。尙曰。詩又云。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矣。皓忌其勝。已因下獄。南方佳木而下舟。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率以松柏爲舟材之最良者。有溺於所見。遽謂柏不可以爲舟。斷以己意。以訓導學者。而棄先儒之說。可怪也。邨之風言舟宜濟渡。猶仁人宜見用。柏宜爲舟。邨風亦然。乃獨於邨風釋之。可以概見也。況非其地之所有。風俗所宜。詩人不形於歌詠。昔人蓋嘗明之矣。孫皓雖忌張尙之勝。已不敢以訓人也。

宇文大資嘗爲予言。湘山野錄。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嘗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厚。其中凡載晉公事。頗佐佑之。予退而記其事。因曰。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爲愛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後世豈可盡欺哉。

介甫對裕陵。論歐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壯時。且曰。惟識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駭此語。予與韓秉則正言論此。秉則曰。道理之妙。當求於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具在六經。不可揜也。歐公識與不識。姑置之勿問。不知介甫所謂道理。果安在。抑六經之外。別有道理乎。東坡祭原文云。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也。介甫當時在流輩中。以經術自尊大。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鋒。故東坡特於祭文表之。以示後

人。然亦未知其於君臣間。如此無顧忌也。時坐客頗衆。莫不以秉則之言爲然。

唐制常參官。自建中以後。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以自代。所以廣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襲。惟兩制以上。乃得舉自代。而常參官不預也。祖宗以來。從官多舉已仕官。而名級尙微者。韓子華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選。而莫有繼之者。建中靖國間。劉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乃舉一布衣。忘其名當時莫不駭異。而不知援子華例也。熙寧末。曾故以常潤團練推官。爲福建常平屬官。乞朝辭上殿。閣門以前。無選人入

辭上殿例。詔特引對。罷爲潭州州學教授。

曲洧舊聞卷第五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寧八年。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里學者重修之。乃命趙彥若。曾肇。就祕省置局。刪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寧末。詔置局編修。前後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晁端稟大受。少以知人。則百僚任職。爲開封府解頭。大受爲文敏而工。於王禹玉爲表姪。禹玉內集酒數行。而歐公謝致仕啓事至。禹玉發緘看。稱美不已。謂大受曰。須以一啓答之。此題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辭讓。酒罷。方啜茶。啓已成矣。禹玉驚其速。雖誇於坐人。而意終不樂。

章子厚與晁祕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祕監寄語。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爲陝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章惇被謫。錢總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鳥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庭士大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柰何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尙書貶知池州。

秦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

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徽宗一作道君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

朝廷初令諸路州軍。剋天慶觀。別建聖祖殿。張文懿時爲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詔許之。仍詔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爲天慶觀寺院。改額爲之。不得因而生事。

劉道原自洛還廬阜時。過淮南見晁美叔。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爲詆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於世。詆學已爲今日患。後三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試。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誥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誥意廷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逮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爲記之。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囑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註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東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荆公笑曰：「禮爲我輩設哉。」東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荆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東坡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荆公沈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晝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君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不料東坡不可以此攝伏也。」承君建中靖國間爲大宗正丞，曾布欲用爲提舉常平，以非其所素學，辭不受。士論美之。

東坡云：「鄉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父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悉與溫往返密計，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碣比，然超不謂之孝。」

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止與東坡相上下耳。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麵作槐芽，溫淘糝，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鷲，吳興庖人斫松江鱸，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鬪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樹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澀，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秋夏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府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燥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府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

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瀘酒爲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且盡。因試潘道人墨。取紙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痺強腰足。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爲膏入滴酒中。則醇醞可飲。其明爲燭。其煙爲墨。其皮上蘚爲艾。納聚諸香煙。其材產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韌冠百木。略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閒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子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因與方士論內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鑪鼎敗。明日忠州除書到。乃知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爲我誌之。

東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梁州國工康崑崙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

其半遺段乃得之。予家舊有婢，亦善作此曲，音節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爲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道調，皆在海外語過者。

東坡云：今琵琶有獨彈，不合胡部諸調。曰：某宮多不可曉。樂志又云：涼州者，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正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予嘗聞琵琶中作轆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宮調也。

東坡言：唐初卽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璿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數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至肅宗時，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別製諸鍾。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唐自肅代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媮，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鍾聲也。悲夫。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旣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棗質夫作水龍吟，咏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耶。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爲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彥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溫公旣薨於位，而元豐餘黨以先政撼搖宰執，劉莘老持兩端，獨微仲子由奮不顧身，靡所依違。時韓川上言云：伏聞朝廷謂前日臣下罪惡已賜施行，將降詔書，自今以前事狀，更不復問。戒敕言者，不許彈劾，得於傳聞，臣不敢信。反覆開陳累千百言，蓋疑莘老也。後三月果有詔書，謂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一應今日以前事狀，一切不問，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張璪罪顯惡大，獨在朝廷，而劉器之等交攻不已，因併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議者論微仲子由非不慮後患也。爲天下計，當如此耳。

予嘗聞陳叔易與人言：韓川章疏，崔台符、楊伋、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爲大理卿，專視蔡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二萬二千餘事，而訴理所纔八百餘事，則知貧弱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爲

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紹聖崇寧干進之臣。持此藉口。指爲謗訕。而不推原專視宰相風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而大臣誤國者終以忌器不可論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編類臣僚章疏。而韓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斷過刑獄數目。與當時所傳不差。熙寧大臣以縉紳不附多起大獄。以脅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輔。元祐間置訴理所專爲新州之黨。上誤裕陵。建中靖國元年。范致虛知紹述之說復行。引訴理爲言。欲擊韓師朴而助曾子宣。師朴論其姦。自諫垣出爲郢倅。旣到任。謝表猶云云不已。其略云。豈十九年之睿斷。有八百件之寃刑。當時讀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惡其心術之險也。

曲洧舊聞卷第六

豐相之作獨座日、曾子宜拜相、疑相之不附己、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見豐曰、曾公真拜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設施始得、子宜聞其言怒甚、翼日罷爲工部尙書、故相之謝表云、內侍已成於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剡於封章、俄聞報罷、蓋相之屢言郝隨不聽、而欲論子宜又不果也、

劉德初爲儀真教授、日與官奴密遊、監司欲發其事、晁美叔祕監時爲大漕、其子之道從容言、劉與某氣類不相合、然其人必貴、美叔因營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國閒、德初知時事將變、謂吳材聖曰、吾儕取富貴正在此時、晁之道有文章、善詞令、可引爲臺諫、以相助之道、聞二公言、答曰、此固所願、但某自視、骨相不是功名會中人、若不見聽、恐必敗二公事、二公知其意不可強、遂止、

邢恕字和叔、呂申公司馬溫公皆薦其才可用、子居實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學早就、議論如老成人、黃魯

直諸公皆與之爲忘年友、所謂元城

一作原武

小邢是也、元祐更張新政之初、不本於人情者、和叔見申公

密啓曰、今日更張、雖出於簾幃、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相公不自爲他日地乎、申公不答、未幾復以此撼搖溫公、溫公曰、他日之事、吾豈不知、顧爲趙氏慮、當如此耳、和叔忿然曰、趙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溫公曰、光之心本爲趙氏、如其言不行、趙氏自未可知、司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不聽納其說、紹聖中、言二公有廢立之意、而已獨逆之、陰沮其事、蔡元度乘虛助之、蹤跡詭祕、士大夫莫不知

之。章子厚入其言，醞釀已成，密令覘者於高氏南北二第，譏察其出入。哲宗將御後殿，施行之，欽成知之而不能遏，以聞欽聖。欽聖曰：事急矣，乃同邀車駕，問曰：常時不曾御後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隱，欽聖曰：大臣既有異謀，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即位後，飲食起居，盡在娘娘閣，未嘗頃刻相離也。使娘娘果懷此心，當時何所不可，乃與外廷謀乎？哲宗始大悟，懷中探一小冊子，以授欽聖，遂降指揮，不御後殿。其事遂寢，然申溫二公猶追貶也。惇夫是時已蚤世矣。魯直詩曰：魯中狂士邢尙書，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鑄此老，不令平地生丘墟。正謂此也。建中靖國間，欽聖降出小冊子，和叔放歸田間，曾子開行詞頭，其略云：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竄斥之罪，欺天誤國，職汝之由。矧汝於彼二人實門下士，借重引譽，恩意非輕，一旦翻然反爲仇敵，擠之下石，孰謂虛言。子厚於謫所聞之惶懼，於謝表中自敘云：極力以遏絕徐王覬覦之謗，一意以推尊宣仁保祐之功，豈惟密盡於空言，固亦顯存於實狀。反覆詭詐，掠虛美者他人，懸直拙疎，斂衆怨於一己，所謂欲蓋而彌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變神宗役法，蘇子由任諫官，得其奏議，因論列其事。至崇寧末，京罷相，黨人並放還，尋有旨，黨人不得居四輔。京再相，子由獨免外徙。政和閒，子由計聞，贈宣奉大夫，仍與三子恩澤。王輔道爲予言：京以子由長厚，必不肯發其變役法事，而疑其諸郎，故恤典獨厚也。

蔡京進退倚中貴人爲重，恨無以結其心。每對同列言：三省樞密院皆史文資中，爲中大夫者，宴則坐朶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薦其才。三遷爲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久棄外。京曰：「旣作好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兼耶？」

蔡京豐吏祿以示恩。雖閒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鄒浩志完以宮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道聞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氏，子晁出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元祐二年七月，內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餘貫。鄜延開拓不在其數。北邊自增歲賜以來，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是一歲開邊五倍之，而戎羌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坡云：「橫費之才猶可以力補，而旣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眞保國者藥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懸絕如此。曹南院帥秦日不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識眞雄傑人哉。」

政和以後、黃冠寢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閒、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

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晝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爲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函矢、華嚴云、善度城居士、鞞瑟毗羅頰、大悲爲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考古德翻經所傳者、絕不相合、浮屠氏喜誇大自神、蓋不足怪、而穎叔爲粉飾之、欲以傳信後世、豈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帘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閒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閒以雜劇、引滿大醉而

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開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倉法耶。介甫大怒。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子履往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復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衆始悟其爲戲。乃大笑而去。楊畏字子安，元豐元祐紹聖更張，獨能以巧免。世號楊三變。薛昂肇明在政府，和駕幸蔡京第，詩有拜賜，應須更萬回。太學呼爲薛萬回。昂守洛師日，楊閒居洛下，一日府宴別無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問一幕官曰：今日府會他客不與耶。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難得如此好屬對耳。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椽生蘿蔔，一盃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晶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

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筯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羹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爲戲，但不知羹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食時，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羹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爲模，又語譌模爲毛，嘗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蔡新州起相獄，爲吳冲卿在揆路，見安石更張不合人情。凡安石所擯棄老成，欲漸召用新州，知不爲己利。故因相州吏詞連宰相，凡冲卿親戚官屬，皆鞫考鈎致其語。裕陵獨明其無他，而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共論臺獄不直，皆罷去。新州代潤甫爲中丞，冲卿久之求退。新州終以擊搏輔政，自此觀望成風，爲裕陵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政和閒，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其弟叔用於昭德之第。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兩□□，一在太宗時，見於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柰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韓持正侍郎字存中，雖爲張賓老所知，在從班十八年，無所附麗。故蔡京不喜。大觀以後，多偃藩於外，能知本朝典故，談祖宗時事，歷歷如在目前。宣和閒守鄭京西路，旱蝗，蝗獨不入鄭境，客或譽之，存中云：

願誌其墓。不知其子今在何許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爲。而畏人不從者。多託元豐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爲相。欲稍蠲罷。以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鏜等。乃參詳官。討論其事。聞陳瑩中著尊堯集。專爲先政也。天覺奏乞取其書。復召惠卿。惠卿既至而卒。鄭居中輩恐天覺得志。不爲己利也。知劉嗣明與辟雍司業魏憲相友善也。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立螭。憲歸見鏜。論天覺孤危文人。盡謀所以自安者。鏜入其言。憲草劄子。其大略言成湯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勳業者。今陳瓘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果如瓘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鏜請對如憲言。有旨令催促瓘疾速繕寫。赴局投納。俟其書至立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曲洧舊聞卷第七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鄖鄉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醞醪，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太皇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鄆王瓊腴，肅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王琬醞，濮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瀝，戚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禮，醞醪，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香瓊，大王駙馬瑤琮，錢駙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府寺開封府瑤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即白饈也忻樂樓仙醪，即任店也和樂樓瓊漿，即莊樓也遇仙樓玉液，王樓玉醞，鐵薛樓瑤醞，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樓玉髓，會仙樓玉醞，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醇。今廢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今廢銀正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玉漿，朱宅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醪，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郭小齊園子正店瓊波，楊皇后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醞醪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湜泉，鄭州金泉，河北真定府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醞，保定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醞，保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水德州碧琳，濱州石門，又宣城，博州宣城，又蓮花，衛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揀米，又細

酒、洛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醕、金波、磁州風麴、法酒、深州玉醕、趙州瑤波、相州銀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麴、又錯著水、河東太原府玉液、又靜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酥、陝西鳳翔府囊泉、河中府天祿、又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又冰堂上尊也、邠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瑤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虔州谷簾、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湖州碧瀾堂、又霽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劍州東溪、漢州簾泉、合州金波、又長春、渠州蒲萄、果州香桂、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慶、至喜泉、夔州法醕、又法醞、荆湖南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第一也、兗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酸、又白羊、又荷花、鄆州風麴、白佛泉、又香桂、濰州重醞、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宣城、濮州宣城、又細波、單州宣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麴、又冰堂、金州清虛堂、郢州漢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葉清、鄧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潁州銀條、又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

歐公與王禹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

而不進。仁宗語近侍。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閒。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汭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廟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觀遊之盛。冠於前代矣。又見春明退朝錄。大同小異。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府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於傳記。今無復存者。蓋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又見退朝錄。

元豐元年。盜發陽翟。而元獻晏公墓。最被其酷。始盜之穴塚也。煙霧不可近。及有黃氣氤氳而出。乃下石。乘松炬而入。見一冠帶者。踞坐呵叱。盜以鋤。斲擊之。應手而滅。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胡蝶。飛颺。取金帶。攜珍玩。焚之而去。盜又云。於張耆侍中家疑塚。得金銀珠玉。不可勝計。李方叔嘗言。陽翟一老媪。善聯串骸骨。耆子孫使之改葬。而莫有臨視者。嘗以一骨一鬚示人。此夫子牙。侍郎鬚也。予嘗從晁之道過陽翟。拜於元獻墓下。以耆事實於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甚切。喜臣下言得失。嘗謂執政曰。大禹拜昌言。至今稱之。若有臣能如昔賢用心。苟中時病。朕

豈惜大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縣尉上言乞減宮人。太宗諭宰執曰：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內庭給事二百人，各有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疎遠之人，所未諳耳。宰執欲以妄言寘法。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宰相皆慚服。或言是雍丘尉武隆

田錫以敢言爲定陵所知。定陵嘗對李沆稱賞曰：朝廷政事少有闕失，方在議論，而錫章疏已至矣。朕每因其造膝，必有以激獎之。錫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聞。又言如此諫官，能不顧其身爲國家真難得也。

定陵東封回日，獻歌頌者不可勝數，而布衣孫籍上書獨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願陛下以持盈守成爲念，不可使自驕滿。定陵大嘉納之，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定陵將西祀，孫宜公累上疏切諫，以爲必欲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過欲慕秦皇漢武刻石垂名，以夸耀後代耳。其言痛切者，有曰：秦多徭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卹民，而黃巢起於饑歲。陛下好行幸，頻賦斂，豈知今無劉項黃巢乎？帝覽之亦不怒，乃作辨疑論以解諭之。且遣中使慰勉，其納諫如此。

昭宣景福殿使、太祖時置也。始中貴王繼恩平蜀有功，執政欲以樞密賞之。太祖曰：此輩豈可令居權要，因命置焉。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時官吏所在，貪汙不法。王明爲郢陵縣令，獨以廉律身。百姓訟故例行賂賂，明皆不受。曰：但爲我置

薪芻積於某處，他不須也。久之積如丘山，民間莫曉。明因築堤以備水患，太祖聞之，擢明權知廣州。太宗知王禹偁文學正直，自大理評事擢爲右正言，直史館滿歲，命爲正字。寇萊公有將相才，太宗倚任甚重，嘗曰：「朕之得準，不減唐文皇之魏正也。」

眞定康敦復嘗語予曰：「河東見所在酒壚，皆飾以紅牆，詢之父老云：「相沿襲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後讀李留臺集，有懷湘南舊遊，寄起居劉學士詩云：「老情詩思關何處，渾是湘南水岸頭。殘白晚雲歸嶽麓，濃香秋菊滿汀洲。靜尋綠徑煎茶寺，徧上紅牆賣酒樓。西季分臺索拘檢，繡衣不得等閒遊。」據此詩，則湖南亦有之，不獨河東也。但留臺不著所出，爲可恨也。予曰：「典籍自五季以後，經今又不知幾厄。秉筆之士所用故實，有淹貫所不究者，有蹈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從來者，譬侏儒觀戲，人笑亦笑，謂衆人決不誤我者，比比皆是也。」敦復抵掌曰：「請爲我於曲洧舊聞併錄之。」敦復字德本，事親孝，爲吏廉，種學績文孜孜不輟，見書必傳，其家所藏，往往皆是手自抄者。近時服膺儒業，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無極人也。元符閒，晁以道爲無極令，時安中已登進士第，修邑子禮，用長牋見以道，自言平生頗有意學古，以新學竊一第，固爲親榮，而非其志也。願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爲學之道，當慎其初，能慎其初，何患不遠。」到安中乃築室屏絕人事，榜之曰「初寮」。又自號「初寮居士」，其議論淵源，與所聞見多得於以道，而作詩句法，頗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後在北門，與之同官，尤喜稱譽之。然負才自標置，爲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遊京師，密結梁師成，遂年餘，兩遷爲正字，自是與晁氏兄

弟絕矣。既長風憲位，承轄諱從晁學。王將明迫於公議，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己始作簡招，以道相見，只呼成州使君四丈，無復曩時先生之號矣。平日交遊，以此莫有稱初寮者，但目爲有初居士而已。

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急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當時讀者莫不失笑，又自敍云：願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儉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譎辭，東坡當筆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國閒，爲陝西提刑，時晁無咎作郡，下車見無咎，舉到任謝表，破題四句云：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闕百二，地望匪輕，無咎嗟賞曰：前乎公既無此語，後乎公知莫能繼矣，豈不謂光前絕後乎。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當年未聞禁畜貓也，其閒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王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

道所稱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也。宣和閒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之。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家大長公主薨。不御樓觀燈。何執中劉正夫言長公主於屬雖尊。於服已疎。聖主與民同樂。不宜以此事而輟。乃令所在出榜曉諭民間。再放燈五夜。予時在都城。親見其事。

崇寧初。蔡京起祠館。留鑰北都有旨。許過闕日朝見。鄧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見於東水門船中。留語終日。有見其論事劄子者。其大略引三桓七穆當國。亂至於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紛更者。以故家大族未盡滅也。京大以爲然。後京拜相。洵武因對復伸前論。上頗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黨論自此興矣。蔡京持祿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罷相。則密求游從。不肯去都城。未踰年。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變去位。臺諫論不已。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連南京。聞張天覺除中書侍郎。乃皇遽東下於姑蘇。因朱沖內連貴璫。人人與爲地。撫問絡繹。至壬辰春。召還。第聲艷光寵邁於平昔遠矣。宣和閒。王黼當軸。京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爲己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終不肯去。於是始遣童貫并令蔡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來。乃置酒留貫飲。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酒方行。自陳曰。某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呼攸爲公。無不竊笑者。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曲洧舊聞卷第八

劉達公達奉使三韓。道過餘杭。時蔣穎叔爲太守。以其新進。頗厚其禮。供張百色。比故例特異。又取金色。啖一條。與龜獻於達。以致今秋歸之意。或曰。穎叔老老大大。不能以前輩自居。尙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豐。忠文蜀公之子也。識量頗類忠文。嘗宴客。客散熟寢。偷兒入其室。酒器滿前。子豐覺之。起坐呼偷兒曰。汝迫於貧。至此勿怖也。以白金孟子二與之。偷兒拜而去。其後事敗。有司盡得其情。子豐猶不肯言。聞者美之。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卻。問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歷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餛飩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壻。并諸孫。腰黃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燄薰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於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中秋宴賞而作。然則翫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問華夷所在皆然矣。

歙溪據二浙上流。古爲新安郡。清淺可愛。沈休文詩所謂洞徹隨清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卽此也。溪西太平寺舊號興唐。李太白嘗遊而留題焉。其詩曰。天台國清寺。天下爲四絕。今到興唐遊。奇踪更無別。枿木劃斷雲。高僧頂殘雪。檻外一條溪。幾迴碎明月。溪卽取太白詩名之也。郡人以爲登覽勝處。石刻尙存。而太白集中不見此詩。故予特著之。

陳瑩中大觀末。以其子訟蔡審語言事。就逮開封獄。時黃經臣監勘。有旨令瑩中疏蔡京過失。瑩中固辭曰。瓘在諫垣嘗論京。今爲獄囚而論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復用。又曾於宮禁對左右說及瓘宜召之意。時蔡攸亦在側。對曰。瓘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之。如其在天之靈。何上蹙頰者久之。

建中靖國閒。旣相曾布。而召蔡京。韓師朴求去甚力。上知不可留。以大觀文出守北門。未幾黨論大興。凡在籍者。例行貶竄。獨師朴得近地。京諷臺諫言之。上終不從。其後遇星變。大赦。黨人皆內徙。師朴謝表。

云轉徙風波獨安於近地歸遠里閭最早於他人上讀至此曰我固憐忠彥今觀其表忠彥亦自知我也。

厚陵待近侍甚嚴其徒讒甚煽熾慈聖殊不懌富韓公上書切諫其略曰千官百辟在廷豈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時雖病猶能嘉納其後聖躬康復車駕一出都人懼怖鼓舞所在相慶慈聖語其事於宰執宰執稱賀魏公進曰臣觀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論臣等必是聖心深厭萬幾欲行復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豈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訓以詔天下臣等謹自此辭乃列拜呼中貴捲簾而退既下殿富韓公徐曰稚圭茲事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而已。

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裁減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師成密以告黼翼日遂置應奉司令黼專提舉其擾又甚於花石。

中山劉元密長卿嘗爲予言宣和末親於畿北馬鋪中見無名子題詩云花已栽成愁歎本石仍砌出亂亡基如今應奉歸真宰論道經邦付與誰。

薛嗣昌善交中貴人每有餽獻常備四副如錦椅背坐子之類必以四十副爲率嘗對晁之道言此輩還朝至御前及中宮須有以藉手則已用二十副矣本閣分十副餘十副令渠自用於家之道云人無廉恥乃至於此不自知可恥又復誇於我前耳。

崇寧初苞苴猶未盛至政和閒則稍熾矣鄧子常在北門所進山葢數倍於前緘封華麗觀者駭目江子

我有玉延行爲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權倖，率用琴光桶子并蓋，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猶未傷物命也。趙靈在餘杭，每鷺掌鮮入國門不下千餘罐子，而王黼庫中黃雀鮮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見，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論之，尚可恕也。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陵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驟，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王岐公蔡新州惡其敢言，因舒亶斥爲赤岸監酒稅，其後召還，有謝啓，其閒一聯云：三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當時傳誦，而亦不免爲有識者所窺也。

元祐閒東坡在禁林，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紹聖閒章子厚用爲中書舍人，謝啓力詆元祐以來代言者，其略有二蘇狂率，三孔闊疎之語。韓儀公入相，無盡自知不相合，因論河患以持橐，出相度河事，崇寧初附蔡京召爲翰林，旋踵丞轄，見物論多不與，與京時有異同。臺諫視京風旨，乃交擊之，後因星變大赦，牽復知鄂州，遂於到任謝表，盡敍京所更張政事，以稱頌聖德，其大略云：所謂率科嚴重，鈎考碎煩，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鄉之惡，學校驅迫者，違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於星火，逮捕徧於里閭，百論紛更，一切蠲罷，可謂崇寧之孝治，眞爲紹述之聖功，又

言有君如此，碎首以之，表至都下，人爭傳寫，雖爲京所切齒，而自此有相望矣。

新安郡黃山有三十六峯，與池陽接壤，在郡西，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圖經不著其名。山有溫泉，其色紅，其源可淪卵。劉宜翁嘗遊焉，題詩寺壁，其略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無明業，祇與山閒衆水同。宜翁名誼，元豐閒，自廣東移江西，皆爲提舉常平官，上疏論新法勒停，或云宜翁翁晚得道不出，東坡紹聖所與書可見矣。論新法疏大略有云：自唐祖庸調法壞，五代至皇朝，民愈困爲害凡十，又言變祖宗者，陛下也，承繼以立法者，安石也，討論潤色之者，惠卿曾布輩，惇之徒也，其語激切深至，內批云：誼張皇上書，公肆誕說，上惑朝廷，外搖衆聽，可特勒停。

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閒，又過於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爲太平之極也。

韓魏公沈厚有識量，進止詳雅，能斷大事，兩朝定策，皆爲元勳。東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閒，有雷有風，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蓋言其事也。

歐公作畫錦堂記成，以示晁美叔，祕監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此，予所親見，故實記其事，無一字溢美於斯時也。他人皆惴慄流汗，不能措一詞，公獨閒暇如安平無事，真不可及也。

世傳瑤球三命賦，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釋之者，以爲周靈王太子晉，世以爲然，考其賦所引秦河上公如懸壺化杖之事，則皆後漢末壺公費長房之徒，則非周靈王太子晉明矣。賦爲六義之一，蓋詩之附庸也，屈宋導其源，而司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賦氣質卑弱，辭語儂淺，去古人遠甚，殆近世村夫子所爲。

也。俚俗乃以爲子晉論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上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駭也。子每嫉其事。故因著之。

予書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見而驚喜曰。異哉。予之外兄趙蓋宗室也。丙午年春同居許下。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人誦名號多矣。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說乎。外兄曰。吾嘗夢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難。能日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時獨竊笑之。予俘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觀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語昭然矣。此予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夢爲可信也。公其併書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君其識之。

熙寧初議新法。中外惶駭。韓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魯公以魏公文字問執政諸公曰。此事如何。清獻趙公曰。莫須待介甫參告否。魯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寬報介甫。且速出參政。若不出。則事未可知。是參政雖在朝。終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對。辨論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後魯公致政。孝寬遂驟用。前輩知熙豐事本末者。嘗爲予言。當時人心倚魏公爲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微。魯公之助。則必去無疑。旣久。則羽翼已成。裕陵雖亦悔而新法恪不能改。以用新法進。而爲之遊說者衆也。東坡曾與子由論清獻。子由曰。清獻異同之迹。必不肯與介甫爲地。孝寬之進。他人之子弟不與。可以明其不助。東坡曰。當時阿誰教汝鬼擘口。子由無語。蔡新州將貶。晁美叔謂人曰。計較平生事。殺卻理亦宜。但不以言語罪人。況嘗爲大臣乎。今日長此風者。他日雖欲悔之。無及也。

閱東京張平子蔡邕吳王蕃劉耀光初中孔定後魏太史令晁崇皆璣衡遺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號精密所造既淪沒於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獨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樣而悟於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爲大宗伯於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姓名深通算法乃授其數令布算參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數年而器成焉大如人體人居其中有如籌象因星鑿竅依竅加星以備激輪旋轉之勢中星昏曉應時皆見於竅中星官歷翁聚觀駭歎蓋古未嘗有也子容又圖其形制著爲成書上之詔藏於祕閣至紹聖初蔡卞以其出於元祐議欲毀之時晁美叔爲祕書少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林子中爲助子中爲言於章惇得不廢及蔡京兄弟用事無一人敢與此器爲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後花石綱寢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沈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魯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信奇麗信是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意微諭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就人物者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爲終日喜前輩類如此一日與棗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閒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

或謂之不韻。

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與無慍齋記其略云後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爲廡庫廚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廷博案安詠字信可見第九卷始至訪其齋則已爲馬廡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爲讖耶於是樓齋皆如舊而命以其記龜之於壁

曲洧舊聞卷第九

崇寧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之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兒歸省，故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嫗舊。其結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獨有劉安不得仙。」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韓師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徧滿臺館，然不能去一會布，而張天覺於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黨，紹述之論難矣。未幾果罷，自西都留守徙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留題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時節因緣并。也應笑我空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撐。讀者莫不憐之。」

或曰：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予建中靖國閒在參寥座，見宗子士陳以此問參寥。參寥曰：「此陳無己之論也。東坡天才，無施不可以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己此論，施於黃州以前可也。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絕塵之歎矣。無己近來得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絕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予聞參寥此說三十餘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熙寧元年冬，介甫初待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簣事，介甫於倉卒閒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第之際，君子以仁循理，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也。」於是罷禮記。

神臂弓。蓋熙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貴張若水以獻其實弩也。以槩爲身。檀爲梢。鐵爲鎗。鎗銅爲機。麻索繫札絲爲弦。上命於玉津園試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斨。有司鋸榆張呈。上曰。此利器也。詔依樣製造。至今用之。

真宗至道三年。詔天下罷珍禽奇獸及瑞物之獻。仁宗時亦詔不得進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爲歌詩。爲集賢校理。日仁宗譙太清樓。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稱琪爲善。詔中書第其優劣。琪獨賜褒詔。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禮部侍郎致仕。終於廣陵。

熙寧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所謂詞臣也。然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益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喑鳴。而不合律呂。此三人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

熙寧六年。上以犯刑者衆。欲別立法。韓子華乞復肉刑。呂寶臣公弼以爲不可。具論其曲折。乃止。孫瑜字叔禮。宣公奭之子也。嘗知蔡州。蔡有吳元濟祠。瑜曰。元濟叛臣。何得廟食。撤其像。以裴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尙書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終於家。

熙寧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內產物如珠。可炊。可飯。水產蔬如菌。可以爲菹。民賴以充飢。蓋前此不聞也。

雖中舊有萬花之會。歲率爲之。民以爲擾。李師中到官罷之。衆頗稱焉。然善結中官。爲富韓公所惡。新法

初行。師中希司農意指。多取寬剩。令韓公與富民均出錢。亦爲士論所鄙。師中字君錫。開封人也。

天禧詔收瘞遺骸並給左藏庫錢厥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爲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

元豐三年六月癸卯錄定州北平縣生簿李竦子爲郊社齋郎尉王奎子爲三班差使竦因開濠溺死故也。

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尙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旣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於此

劉航元豐初上疏論漕汴利害又言時政五事并乞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之制誠可以通天下改過自新之路語尤切直不報航字仲通大名人舉進士頗爲蔡君謨韓魏公所知終於太僕卿

中大夫直徽猷閣安詠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木瓦已爲兵馬都監拆而爲教場亭子矣信可卽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茲事士大夫喜稱道之信可亦喜作詩在黃有詩云萬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黃岡時爭傳誦惜不見其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自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絕。詰旦上按轡出東華門。從行臣寮並賜戎服。既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奏樂於樓下。

蔡寬夫侍郎築室金陵。鑿地爲池沼。既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竈。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竈間有灰。又得朱漆七筴數十。其旁皆甃甃。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何也。舊聞其子擇言親道之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葺以爲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見。蓋金陵故都。自昔兵亂多矣。其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懷杓今謂之打瓢。以聽。亦猶是也。又有

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尙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閒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蓋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暑中傅崧卿給事以冰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羣仙所

遊清異人鏡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棋經耶。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陸宣公翰苑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爲稱譽。反類啓事。稱美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句。循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爲中書舍人。嘗論之。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相朝夕議政。君臣之閒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自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旣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歷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也。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蹟。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廢。予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於一時名臣行事。旣多所略。而新書復因之。於時急欲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讀之。不能使人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大夫縱私有所記。多不肯

輕出之。予謂史官欲廣異聞者。當聽人聚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閒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閒有唐人遺蹟。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忠公外集載與石公操推官二書。言嘗見其二石刻之字險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卽守道也。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調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於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文忠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斜。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旣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卽其答書之詞。而觀之。其強項不服義。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也。計其齒方甚少。不知後竟少悛否。然文忠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

近歲有一二少年雖開言有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規矩好奇尙怪遇事輒發其書字尤任意本欲以爲高而不知自陷於浮薄。文忠公之言真此輩之藥石也。

王文正遺事稱有言公幼時嘗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乘閒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上寫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實嘗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聞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自作詩紀其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臧之是日齋誠密記其詩後藏其曾孫益孺處余嘗親見之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若此理固有不可盡詰若以王文正之事準之可以無疑矧莊敏公決非妄語者乎。

舊制二府侍從有薄罪多以本官歸班朝請而已初無職掌然班著請給並只從見在官初不以所嘗經歷爲下也熙寧中蘇子容丞相爲知制誥坐繳李定中丞御史詞頭罷職以本官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風雨未嘗一日移告執政有憐之者諭使請外官閒局蘇公曰方以罪謫敢求自便乎一時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豐以階易官此制遂革凡侍從以上被謫奪職非守郡則領祠無復留京師者政和中劉器之既復舊官領祠然纔得承議郎所至與人絀位必謹班著不肯安居人上一日謁鄉人趙峻朝奉坐未久有張基大夫者繼來劉與之絀官張雖辭讓既不獲又不知避去因據上坐劉歸之明日

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謁趙德進坐於堂中。適張基大夫繼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進傍。正當房門之衝。風吹吾項。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辭也。近歲嘗任侍從者。雖被奪職。亦偃然以達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無所屈。則非復責降之本意矣。其亦未聞蘇劉二公之風哉。

曲洧舊聞卷第十

仇念徽猷自言頃年嘗爲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鶴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爲何既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鶴雀徑止其上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卽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鶴連日來意若求救於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簽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敕尾存其銜而不簽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丞相曹參之徒悉嘗爲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爲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也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衛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爲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嘗非之矣本朝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旣罷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惟以爲贈官予謂開府儀同三司本無文武之別今若文臣貼職至觀文殿大學士寄祿至光祿大夫以上欲優其禮秩者亦可加以開府而許綴宰相班則合古之遺制

矣。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乃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光武時。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以後皆有之。唐以爲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爲寄祿官。亞開府。國朝常以待從貼職與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爲宣徽使。元豐廢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後。二府與侍從官職已崇。無以復加。則特旨依見任執政。予謂凡此正合加以特進之號。使綴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資尙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也。其父並爲郡吏。而二公少相從爲學。彭公旣魁天下。聞報之日。太守卽諭其父罷役。且以所乘馬及導從并命郡吏送之還家。鄉閭以爲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旣已爲狀元。熊孔目之子當何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欣豔。爲學者益深。每科舉嘗至數十人。

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間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卻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敍。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頷之而去。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時爲之語曰三千索直祕閣五百貫擢通判磨勘之法庶官則自具脚色家狀陳乞於有司侍從以上則有司檢舉施行東坡守穎時有劇賊尹遇者久爲一方之害朝廷捕不獲公召汝陰縣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賊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既諜知遇所在則躬率衆往手戟刺而獲之東坡卽條上其功狀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東坡復爲言於朝請以年勞合改朝散郎一官爲直方賞亦不聽後吏部以東坡當遷以符會考東坡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近世士大夫徒見東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爲高多效之者而不知其自有謂也且旣已仕矣不磨勘豈足爲高使東坡而出此何其淺耶司馬溫公辭樞密副使章自言臣自幼時習詩賦論策就試每三年一次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蓋天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也夫以溫公爲是言豈害其爲廉讓而更求加之未見其非飾詐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卽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今爲令人不隔郊奏薦三也奏子爲職官四也今爲從仕郎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器且坐朵殿上八也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衣冠以爲榮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西節度國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皆領揚潤故也本

朝如此比者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叔弼柴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尙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期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鴿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者給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史苻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鷺肉知白黑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咸以爲知味與玉汝白鴿事正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獨得於心而默契聖賢於千載之上以此推之殆無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故信之者寡耳

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字公知前此固嘗有此否惇濟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石林旣爲春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旨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其掎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濟曰吳程秉逮事鄭元著書三萬餘

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而不聞子美之婦，爲韋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至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也。

范元長侍讀、呂申公之外孫也。余在館中時，以史館修撰寓直祕書省，嘗言申公作相時，從官白事，倨坐對之。張九成子韶邊曰：若審如此，此時從官，吾之所不能爲也。范不能對，余爲曉曰：前人謹行輩，凡值父叔之執友，便以子姪之禮事之，而爲父行也，亦偃然以父叔自居，當其跪起不疑，而況坐立之間乎？世旣以爲常，則人亦莫以爲非。此禮旣久，廢故驟聞之，若可駭耳。申公素貴於朝，當其爲相，固已七十餘矣，則時之侍從，孰非其子姪輩者？坐以對之，必是爾。申公豈以貴陵人者乎？范以爲然。予幼時隨侍，猶及見。客有初相見者，必設拜褥，雖多不講拜，而遺風尙存。近世不復見矣。長幼之序，人之大倫也，而廢之，風俗安得而淳耶？

西漢之爲丞相者，有就國，有免歸，有自殺，有伏誅，而無復爲他官者。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後，久之復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爲丞相，復敕國。御史大夫乃多復爲他官。韓安國免後，復爲中尉。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翟方進左遷京兆尹之類是也。東漢光武卽位之

初以讖文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違命將斬之。赦以爲中郎將。自是終東漢之世。去三公而復爲九卿郡守者。不可悉數矣。唐宰相旣無定員。又多以他官兼領。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時或至有十七人。及其貶責。亦無復禮貌。武后時李昭德以鳳閣侍郎平章事。後貶欽州高賓尉。俄復召爲監察御史。吉頊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貶琰川尉。狄仁傑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貶彭澤令。此其尤甚者也。中葉以後。雖罕此比。然李揆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貶袁州長史。後以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勺食取給。牧守稍厭。恩則去之。常衰自門下侍郎平章事。貶河南少尹。崔祐甫兩換秩。姜公輔自諫議大夫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謁宰相求官。聞德宗怒未息。懼而請爲道士。復爲泉州別駕。凡此雖不及武后時貶黜之遽。然頓辱之亦已甚矣。豈復以大臣遇之耶。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麤惡。一無有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穆韓獻肅兄弟游。爲館職時。玉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筯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筯。旣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曲洧舊聞張跋

漢蘇子卿。嚙雪龍荒。圖形麟閣。奇節卓乎千古。得宋朱少章先生而接武矣。先生使金。力抗僞命。誓死不辱。一武之引刀自刺也。懷印不釋。閉驛忍飢。一武之持節臥起。幽窖絕食也。至於置酒食。召士夫。從容慷慨。自分必死。寧異武之海上對李陵耶。在北著曲洧舊聞一書。述列聖之前猷。溯名卿之往行。卽一二遺聞軼事。亦供採錄。而曾無一言及北國事。嗚呼。每飯不忘之意。于斯見矣。寧徒援据精博。足誇淹雅乎哉。琴六黃君手錄全帙示余。余旣愛是書爲忠義文章。而又喜黃君之先得我心也。於是乎梓之。琴川張海鵬識。